

SHERLOCK HOLMES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之 冒险史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之 冒险史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冒险史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赵梅君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6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080-5779-8

I. ①冒… II. ①柯… ②赵…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507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冒险史

选题策划: 刘景立 北京宏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赵楠 刘晓冰 李春燕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219 千字

印 张: 15.25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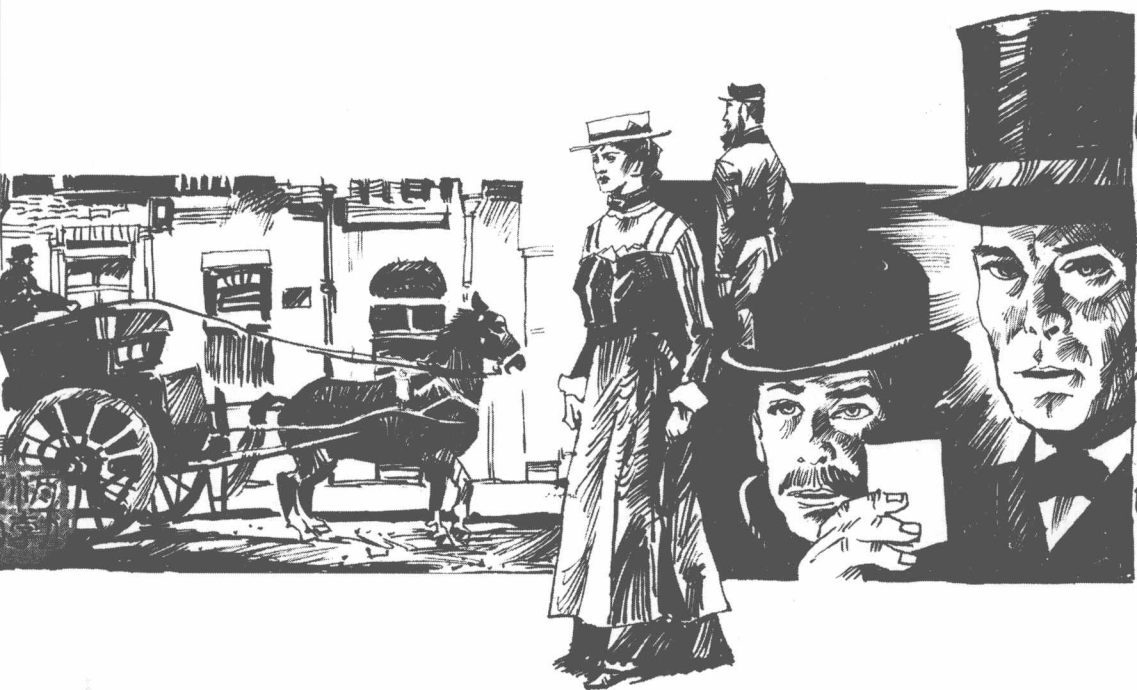
冒险史

波希米亚丑闻案	(3)
红发会	(24)
身份案	(45)
博斯科姆比溪谷奇案	(61)
五个橘核	(83)
歪唇男人	(99)
蓝宝石案	(121)
斑点带子案	(140)
工程师大拇指谜案	(162)
单身贵族案	(179)
绿玉皇冠案	(197)
铜山毛榉谜案	(216)

冒险史

冒险史

MAOXIANSHI





波希米亚丑闻案

波希米亚丑闻案

歇洛克·福尔摩斯总是称呼她为“那位女人”。提到她时，他几乎不用别的称呼。在他看来，她才貌兼备，只要有她在场，其他女人便会黯然失色。但这并不等于他对艾琳·艾德勒有任何近于爱情的情愫，因为他的头脑理性、刻板、沉着，完全容不下一丝情感，尤其是爱情这种情感。在我看来，他可以媲美世界上最完美的机器，精于推理和观察。但是对一个情人而言，他却错置了自己的位置。他不懂得含情脉脉，讲话时经常用讥嘲的口气。观察家很愿意研究那种温柔的情话——因为它可以揭示人的动机和行为。但是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理论家来说，让情感扰乱他缜密的思维却是一件危险的事，那会使他的成果受到怀疑。即使在精密仪器中落入砂粒，或者他的高倍放大镜头出现了裂纹，都不会比在他这样的性格中掺入一种强烈的感情更能扰乱和妨碍他的工作。然而却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已故的女人——艾琳·艾德勒，始终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近来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我结婚以后与他少有往来。我沉醉于美满婚姻的幸福中，对于成为家庭的主人第一次产生兴趣，家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但是福尔摩斯，却是豪迈洒脱的，对于社会上的繁文缛节深恶痛绝，依然住在贝克街的风子里，在旧书堆里消遣。他一个星期服用可卡因，另一个星期又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就这样交替地处于药物引起的萎靡状态和他热烈性格带来的冲动状态中。像以往一样，他仍然沉醉于研究犯罪，用他那非凡的才华和洞悉一切的观察力去寻找线索，试图打破谜团，而这些谜是被警察认为毫无头绪而放弃了。我经常模糊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如关于他被召到奥德萨去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关于侦破亨可马里怪异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以及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巧妙而



冒险史

出色地完成使命等等。这些情况，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只能从报纸上读到。除了这些，关于我的朋友，我几乎不知道什么了。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这天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此时我已又开业行医），正好经过贝克街。我还清楚地记着那所房子的大门，它总让我不时地想起“血字的研究”一案的神秘事件。当我从新房子前经过，看到那扇大门时，我突然非常想与福尔摩斯谈谈话，想知道他目前正专注于什么问题的研究。他的几间屋子，灯光明亮。我抬头仰望，看见映照在窗帘上的他那瘦高的黑色侧影两次掠过。他的头低垂，两手搭在背后，有规律而又急切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深悉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所以对我来说，看他的行为本身就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在工作了。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睡梦中起身，正醉心于某些新问题，希望有所发现。我按了电铃，然后被引进一间屋子，这里曾经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看起来不太热情，这真是少见的情况，但我认为他还是高兴看到我的。他很少说话，可是感觉很亲切。他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把他的雪茄烟盒扔过来，并示意我用角落的小型煤气炉和酒精瓶点燃。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看着我。

“婚姻很适合你，”他说，“华生，我看从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你胖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是这样吗！我看不止七磅。华生，我看是七磅多一点。我观察的结果是，你开业给人看病了吧。但你那时从来没说过你有行医的打算。”“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我观察和推断出来的，否则我不会知道你近来一直挨雨淋，而且有一个笨头笨脑的仆人呢！”“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真是太神了。要在几世纪前，你肯定会被推上绞刑架。确实，我星期四的时候去了一趟乡下，是步行，结果回家时被雨淋得很惨。但衣服我早已换过了，你是从何得知的呢？至于玛丽·珍，她真是没救了，我太太已经把她打发走了。但这件事你又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笑嘻嘻地搓着他那双细长的神经质的手。“很简单，”他说，“我看到，在你左脚那只鞋的里侧，在炉火的照射下我看得很清楚，皮面上有六道几乎平行的裂痕。很显然，曾经有人为了弄掉鞋跟上的泥，漫不经心地顺着鞋跟刮泥。因此，我就得出了双重推断。一是你曾经在很糟的天气中出门，二是你皮靴上的裂痕是伦敦没有经验的女佣造成的。至于你开业行医嘛，那是因为要是有人进屋时，身上发出碘的气味，左手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大礼帽右侧面突出一块，表明曾戴过听诊器，我如果再猜不出他是一个医药界人士，那我就真是太蠢了。”

他的推理是如此轻松，我不禁笑了起来。“听你讲这些推理时，”我说，“任何事情都让人感觉容易，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让我以为我也能推理。在你解释为什么这样推理之前，我总是疑惑你为什么那样肯定事情会如你所料。但我一直认为我的眼力不比你差。”

“确实如此，”他吸了一口烟，全身舒服地倚靠在扶手椅上，回答道，“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阶梯你常去吧？”“是的。”“多少次了？”“嗯，至少几百次吧。”“那么，有多少个阶梯？”“多少？我可不知道。”“就是这样，因为你没有观察，而只是看嘛。这正是我要谈到的关键所在。你瞧，我知道共有十七个阶梯。因为我不但看而且观察了。对了，因为你对这些小问题感兴趣，而且喜欢记录我的一两个小经验，这个东西你也许会有兴趣。”他边说边把桌子上的一张粉红色厚厚的便条纸扔了过来。“这是邮差刚刚送来的，你大声地念念看。”

这张便条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便条上这样写着：

某君将于今晚七时三刻造访，有非常重要之事拟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为欧洲一王室出力效劳表明，委托阁下办理难于言喻之大事，足可信赖。此种传述，众人皆知，我等亦甚熟稔。届时望在家等候。来客如戴面具，请予理解。



冒险史

“这件事确实很神秘，”我说，“你认为这代表着什么？”“目前我还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论据的事实。在此之前就妄加推测，那是最大的错误。有些人总是不自觉地用事实去附会理论，而不是用理论去适用事实。现在只有这张便条，你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吗？”

我认真地检查了这张写字的纸，并辨识上面的笔迹。“写这张条子的人大概很富有，”我说道，并极力模仿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这种纸纸质特别结实和挺括，一沓至少要卖半克朗。”

“不错，纸很特别，”福尔摩斯说，“这根本不是一张英国造的纸。你对着亮处看看。”我照着他的意思做了。看到纸质纹理中有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g”、一个“P”、一个“G”和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福尔摩斯问道。“显然，是制造者的名字，更准确地说，是制造者名字的交织字母。”“错了，‘G’和小‘t’代表的是‘Gesellschaft’，在德文中是‘公司’这个词，像我们的‘Co.’这个惯用的缩写词。当然，‘P’代表的是‘Papier’——‘纸’。现在看看‘Eg’代表什么，让我们翻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很厚的棕色书皮的书。“Eglow, Eglonitz——是的，Egria。那是在说德语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波希米亚，离卡尔斯巴德不远。‘因瓦伦斯坦死在那里而闻名，也因拥有众多的玻璃工厂和造纸厂而著称。’哈哈，老兄，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他的眼睛闪着得意的光，喷出一大口蓝色的香烟烟雾。

“这种纸产于波希米亚。”“对，写这张纸条的是德国人。你看到这句话‘此种传述，众人皆知，我等亦甚熟稔’这种句子的特殊结构了吗？法国人或俄国人不这样写东西。只有德国人才会这样胡乱用动词。因此，现在需要查明的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用面具来掩盖其真面目的德国人究竟想干什么——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已经来了，就让他为我们解开这个疑团吧。”

果然，街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摩擦路边镶边石的轧轧



波希米亚丑闻案

声，不一会儿有人使劲地拉着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下口哨。

“听声音是两匹马。”他说。“不错，”他接着说，站在窗口向外看着，“马车和马都很漂亮，每匹马得值一百五十畿尼。华生，如果不出问题的话，这个案子会有优厚的报酬。”“看来我得告辞了，福尔摩斯。”

“哪儿的话，华生，你就呆在这里。要是没有你这个助手在这儿，我将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案子看来很有趣，错过它那可就太可惜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不用理他，我需要你的帮助，也许他也如此。来啦，你坐在那里不要动，医生，你就看我的吧。”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先是在楼梯上，然后在过道上，到了门口突然停止。接着是响亮的敲门声。“请进来！”福尔摩斯说。

走进来一个人，他的身材很高大，起码有六英尺六英寸，宽胸阔肩，四肢结实有力。他衣着华丽，但在英国这地方显得近乎庸俗。他的袖子和双排纽扣的上衣前襟的开叉处都镶着宽宽的羔皮，肩上披着深蓝色大氅，衬里是用猩红色的丝绸做的，领口别着的饰针是用单颗火焰形的绿宝石镶嵌的。他穿的皮靴高到小腿肚，靴口上镶着深棕色毛皮。这一切都使人们对于他那野性豪奢的外表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他把大檐帽拿在手上，脸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盖过颧骨的面具。可以看出他不想让人认出他，因为进屋时，他的手还在整理面具。由露在面具外面的脸看，他的唇厚而下垂，下巴长而直，使人感觉他是一个果断、坚强的人。

“你收到我写的条子了吗？”他问道，声音低沉、暗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告诉过你，我要来拜访你。”他的眼光轮流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似乎拿不准该跟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他总是对我办案提供很多帮助。请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您？”“你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想你的这位朋友，是令人尊重而且谨慎的人，我应该放心地把很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单独地跟你谈。”

我起身准备离开，可是福尔摩斯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原来的扶



手椅里。“谈就一起谈，否则就不用谈了。”他对来客说，“在这位先生跟前，您想谈什么尽管谈好了。”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阔的肩膀说道：“既然如此，二位首先得保证在两年内绝对保密，两年后这件事也就无足轻重了。就目前来说，它重要到也许可以影响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

“我保证。”福尔摩斯答道。“我也是。”“你们不介意这面具吧，”我们这位陌生的客人继续说，“派我办这件事的人不希望你们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承认刚才我所说的并非我自己真正的称呼。”“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答道。“是这样的，有件事情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大丑闻，我们的工作就是采取一切防范措施制止它的发生，使一个欧洲王族免于遭到损害。坦率地说，这件事会使伟大的奥姆施泰因家族——波希米亚世袭国王——受到牵连。”

“这个我很清楚。”福尔摩斯喃喃地说，然后坐到扶手椅里，闭上了眼睛。在来客心中，福尔摩斯过去肯定是被描述成全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的推理者和精力最旺盛的侦探。这时我们的来客不禁对这个人慵懒倦怠的体态表现出惊讶的神情。福尔摩斯不紧不慢地重新张开双眼，不耐烦地瞧着他那健壮的委托人。“要是陛下肯屈尊仔细说明一下案情，”他说，“那么我会更好地为您服务。”这人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无法自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拿下脸上的面具。

“你说对了，”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有什么隐瞒的呢？”

“嗯，是这样吗？”福尔摩斯低声说，“陛下还没有开口，我就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卡斯尔—费尔施泰因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哥特莱西·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施泰因。”“但是你知道，”我们奇怪的客人又重新坐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宽阔白皙的前额说，“你知道我不习惯亲自出面办这种事的。可是这件事是如此微妙，如果我让一个侦探知道了，就只好任其摆布。我是为了向你求助才微服出行，从布拉格来到这里的。”“那就开始吧。”福尔摩斯说道，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

“简单说吧，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五年以前，我在华沙长期访问期



波希米亚丑闻案

间，认识了著名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你肯定非常熟悉这个名字。”

“医生，请你帮我查查艾琳·艾德勒这个人。”福尔摩斯轻声说，仍然闭着眼睛。他常年用一种方法，就是把许多人和事的相关材料收集在一起，并贴上标签，以备查看。关于这件案子，我找到了有关她个人经历的材料。它夹在一个关于犹太法学博士的历史材料和一个关于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历史材料中间。

“给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对了！退出了歌剧舞台——哈！住在伦敦——完全正确！我的理解是，陛下曾和这个年轻的女子有过接触。您给她写过几封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信，现在想把那些信尽快拿回来。”

“完全正确。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做才能……”

“您曾经和她订过婚约吗？”

“没有。”

“是否有法律文件或证明？”

“没有。”

“既然这样我就不懂了，陛下，如果这位女士想用信来达到某种目的，她用什么来证明信是真的，而不是伪造的呢？”

“我的字。”

“呸！伪造的。”

“我私人的信笺。”

“偷的。”

“我个人的印鉴。”

“伪造的。”

“我的照片。”

“买的。”

“是我们两个人的合照。”

“噢，上帝！事情不妙了。陛下实在应该自我检讨了。”

“我那时真是发疯了，精神不正常。”



冒险史

“这件事已经给您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那时我还是个王储，少不更事，现在我也才三十岁。”

“也就是说，照片必须收回来。”

“我们已经试过几种办法，但是都无功而返。”

“陛下可以出钱，把照片买过来。”

“她肯定不卖。”

“那么只好偷了。”

“我们已经试过五次了。有两次是雇小偷搜遍了她的住宅，一次她在旅行时我们使用了调包计，还有两次我们在路上抢劫了她，但是都失败了。”

“没有一点那张照片的线索吗？”

“完全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说道：“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但是对我来说，问题却十分严重，”国王的口气有些不悦。

“十分严重，确实是这样。那她掌握这照片又有什么用呢？”

“毁了我。”

“怎么个毁法？”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听说了。”

“我将和斯坦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劳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迈宁根结婚。你可能听过他们家族以家规严格著称，她自己就极为敏感。只要她对我的行为有一点怀疑，这件婚事就完了。”

“艾琳·艾德勒打算怎么做呢？”

“她威胁要把照片送给他们。她绝对是说到做到，这一点我很清楚。你不了解，她就是那样一个强硬的女人。她既有最美丽的女人的容颜，又有最果敢刚毅的男人般的内心。一旦我和其他女人结婚，什么可怕的事她都敢做。”

“你能确定照片还在她手里吗？”



“我能确定。”

“为什么？”

“因为她提过，婚约公开宣布的那天，也就是她把照片送出去的时候。也就是下星期一。”

“噢，那我们还有三天时间，”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还打着呵欠。

“太不走运了，因为目前我还有一两桩重要的事情要调查一下。当然，陛下短时间内要待在伦敦？”

“对。你在兰厄姆旅馆能找到我。我用的名字是冯·克拉姆伯爵。”

“我将写短信告知我们的进展。”

“那真是太好了。你知道，结果对我很重要。”

“那么，关于报酬问题……”

“由你决定。”

“没有任何条件吗？”

“这么说吧，为了拿回那张照片，我可以用领土中的一个省来交换。”

“那么目前的费用呢？”

国王从他的大氅下面拿出一个很重的羚羊皮袋子，放到桌上。

“这是三百镑金币和七百镑钞票。”他说。

福尔摩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张潦草的收条，撕下后递给国王。

“那位小姐住在哪儿？”他问道。“圣约翰伍德，塞彭泰恩大街，布莱宁府第。”福尔摩斯也记了下来。“还有一点需要确定，”他说，“照片是六英寸的吗？”“是的。”“那么，再见，陛下，我确信不久就会有好消息，请您不要着急。”皇家四轮马车驶离后，福尔摩斯对我说：“明天下午三点，请你过来一趟好吗，我想跟你谈谈这件小事。”

三点钟整我到贝克街时，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据女房东说，早上八点刚过他就出门了。于是，我坐在壁炉旁，打算不管等多久都要等到他，因为对他的调查我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这案子并不像我曾记



波希米亚丑闻案

录的几件案子那样，残忍又不可思议。这案子的性质及其委托人的高贵地位，已经使它独具特色。的确，除了这件案子的性质外，他那种对情况的完全掌握，敏锐的推理方式，以及解决困难问题的绝妙方法，都值得我好好学习。他总是获胜，对于这一点我已经不以为奇。因此，我从没想过他也会有失败的一天。

四点钟左右，房门开了，走进来一个浑身酒气的马夫。他样子邈邈，络腮胡须，红色脸庞，衣衫褴褛。虽然对福尔摩斯的化装术我已经很适应了，但是我还是必须仔细观察才敢确认这个马夫就是他。他向我点头招呼一下就进了卧室。不到五分钟，他身穿花呢衣服，像往常一样气质高雅地出现在我面前。他的手插进衣袋里，站在壁炉前，失声笑了一阵子。

“噢，真是难以置信！”他喊道，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浑身无力地瘫在椅子上。“发生了什么事？”“这真是太有趣了。你甚至猜不出我上午忙了些什么，取得了什么结果。”

“我完全想不出来。也许你一直在跟踪观察艾琳·艾德勒小姐，也许还观察了她的房子。”

“完全正确，但是结果却是不寻常的。我现在就把经过情形告诉你。今天早上八点我离开家，扮成一个失业的马夫。在马夫中间有着一一种相互关照、相互同情的美好感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就可以了解很多有利的情况。我顺利地找到了布莱宁府第。这座别墅小巧雅致，还带着一个花园。楼房是两层的，面向马路。门上挂着洽伯锁。起居室在右边，宽敞、华丽，高大的窗户几乎到达地面，然而那些英国窗臼却可笑得连小孩都可以轻易打开。

“然后我顺着街道漫步。正如我预料的，我在靠着花园墙的小巷里发现了一排马房。我帮那些马夫为马梳洗。两个便士、一杯混合酒、两烟斗板烟丝。在闲谈中，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艾德勒小姐的情况。他们还谈到住在周围的另几个人的情况，我没有任何兴趣，但又不得不听下去。”